

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實踐報告獎投稿》

2021 年 10 月

今年夏天，我留在金門忘了飛—金門打工換宿經驗

陳俐臻

摘要

打工換宿是許多人會選擇的長期旅遊方式，以短暫的幾個工時換取食宿，並利用剩下的時間去當地遊玩、體驗當地的生活。今年夏天，我前往了金門這個具有特殊歷史脈絡的縣市，開展為期一個月的打工換宿生活，在這當中我遇見來自不同縣市的其他換宿者，並嘗試去理解打工換宿的互動模式、其他換宿者想要換宿的原因，還體驗了金門的慢步調生活，也試著去探索戰地文化以外的金門究竟有什麼？並藉由觀察，嘗試去分析在疫情下的金門又是什麼的樣貌，形成了此次社會實踐的打工換宿報告。

◎ 如需引用，格式如下： 陳俐臻 (2021) 今年夏天，我留在金門忘了飛—金門打工換宿經驗。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壹、實踐動機

喜歡深度旅遊的我，每次去外縣市遊玩時，總會覺得三天的時間無法真的地去認識一個城市，因此很想要去嘗試看看以打工換宿的方式去一個縣市長期的居住一段時間，體驗當地的生活模式，因為相對於單純的長途旅遊，打工換宿的成本較低，又能與當地人有較多的相處時間。身旁也有許多朋友去過離島打工換宿，聽朋友們分享經驗覺得很有趣，而我也沒有去過離島，因此逐漸對離島的換宿生活產生了憧憬。再加上，上學期修習毓芬老師的「中國、華人與東南亞」課程而聽到了江柏煒老師的演講及研究，使得我對於金門的歷史文化脈絡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想親自體驗在金門的生活，而選擇了「金門」作為我第一次打工換宿的地點。

貳、打工換宿的那些事

一、打工換宿（Room & Board）

（一）台灣的打工換宿現況

打工換宿（Room & Board），是以每天做幾小時的工作換取店家的食宿的旅遊方式，通常不會另外給付薪水，打工換宿也有許多別稱，如：以工換宿、小幫手等（盧啾啾，2015）。在台灣目前的換宿環境中，基本上換宿沒有什麼特別的條件限制，比較著重在「年齡」跟「換宿天數」，只要是 20 歲以上（民法上的成年人）都可以參與，有些店家的年齡限制會降低到 18 歲但必須有家長同意；而依據換宿天數的不同，可以分為短期換宿與長期換宿，多數的店家會要求至少需換宿 14 天作為一個區隔，少數店家以至少 30 天為基準，而超過要求的天數就會算作是「長期換宿」。

在應徵打工換宿時業者對於換宿者通常不會特別設立什麼硬性的條件，但從我認識的小幫手和管家的經驗來看會發現會想要換宿的人，幾乎都有幾個共同的人格特質：外向、不怕吃苦、負責，但還是有少數幾個例外，就我的觀察主要是源自於「換宿的原因及目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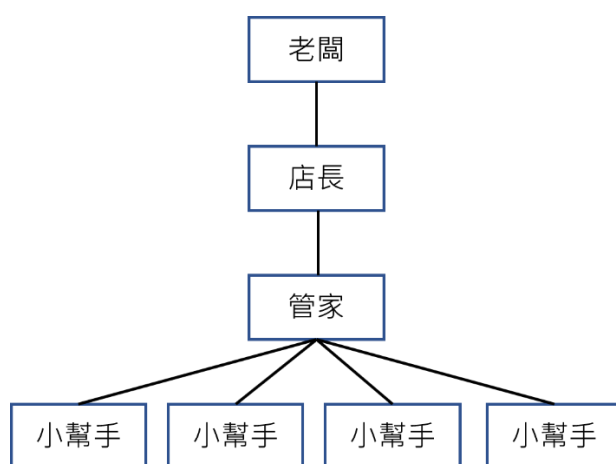
最簡單的打工換宿福利僅會提供住宿，有些店家的福利比較好，會提供三餐；依據工作量的不同，有些店家也會給予「零用金」，如：小琉球、綠島的潛水店需要搬比較重的器材；根據換宿的天數，有些店家也會給予交通補助，如：換宿滿一個月，會補助機票錢。

台灣的打工換宿目前在法規上處於一個模糊地帶，沒有特定法規規範換宿者（又稱小幫手）的權利，最接近的法規為勞基法，但因沒有計算基本薪資也沒有簽訂勞動契約，因此也不能完全適用勞基法，許多店家會要求換宿者自行投保「旅遊平安險」，以免任何意外發生。

今年夏天，我留在金門忘了飛—金門打工換宿經驗

打工換宿可以說是一種建立在「互助、互信、互利」基礎上的旅遊型態（盧啾啾，2015），對於換宿者跟提供換宿業者皆有一部份的益處，換宿者可以以短暫工時換取住宿並利用剩餘時間旅遊、業者尋找換宿者取代正職或兼職員工以節省經營的勞力成本。

提供打工換宿業者的管理結構大致上分成三個部分：老闆—管家—小幫手，通常會選擇聘請小幫手都是由管家向老闆提議，老闆通常不太會直接面對或管理小幫手，是由管家來交代工作給小幫手。



▲MN 旅店管理結構示意圖

以我換宿的 MN 旅店為例，MN 旅店的管理架構和一般民宿不太一樣，民宿通常只有民宿主人和管家，但 MN 旅店的管理架構的最上層是老闆，再來是旅店店長 R 哥、管家 E 姊，最後才是小幫手，老闆不會直接管理小幫手，也未居住在旅店附近；而旅店店長及管家皆會參與到管理小幫手的事物，並直接面對面與小幫手互動，甚至會和關係較良好的換宿者一同出遊、喝酒。

（二）與 MN 旅店的邂逅

如前面所述，我決定的第一個打工換宿的地點是金門，因此我便開始在 Facebook 的換宿社團中尋找換宿的店家，並詢問曾去過金門的朋友之前是在哪裡換宿，最後我選擇了 MN 旅店投遞我的履歷，也很幸運地在 5 月疫情尚未爆發前錄取 8 月的換宿名額，在疫情爆發後，

今年夏天，我留在金門忘了飛—金門打工換宿經驗

在眾多考量之下，旅店也很願意讓換宿者來金門體驗生活。

MN 旅店總共有三個館，一館及二館位在金門縣金城鎮的明遺老街，顧名思義這條街的歷史悠久，為明朝遺留下來的一條古街，且劃在國家公園的範圍內，為傳統閩南式的馬背建築；一館的房型以雙人房為主、二館以背包客房為主，換宿者住在二館的其中一間背包客房中。而四館則是位在金門縣金城鎮的水頭聚落中，為傳統閩南式燕尾建築，房型較為多樣化，有雙人房、雙床房、三人房、四人房及六人房。



▲燕尾



▲馬背

在 MN 旅店的打工換宿分成「房務換宿」跟「專長換宿」，我選擇的是房務換宿，每天需要工作 4 個小時，排班分成早班（9:00-13:00）和午班（14:00-18:00），有時候會依據天氣狀況、客人入住時間等因素彈性排班，若有特殊行程安排也可以跟管家協調換班。工作的內容以家務勞動為主，例如：整理房間及大廳、掃地、拖地、洗床被單、澆花等，其中一項比較特別的是要修剪庭院的花草，也是我最喜歡的一項，在台北老舊公寓長大的我很少有這種機會可以體驗修剪花草這件事，我都會開玩笑地跟其他小幫手或是朋友說我在玩實境版的開心農場。

二、換宿生活的觀察與思考

（一）換宿作為一種小型社會—「脫離同溫層」的生活

在金門換宿的三十天，讓我感觸最深便是「脫離同溫層」的生活，打工換宿的過程可以說是一個再社會化的場域，必須在還不熟識的情況下跟來自不同生活環境的換宿者及管家一同生活，並相互磨合工作、生活習慣。

在我換宿的前期總共有四位換宿者（包括我），約相處了 20 天，我們的年齡都很相近，但就讀的科系都不一樣，來換宿的原因也都不盡相同，小幫手小 G 是因為媽媽是金門人，自從小時候回來過一次就沒有來過金門，因此想要藉由打工換宿的方式認識媽媽的故鄉；小幫手小 7 是小 G 的國中朋友，因為疫情影響到暑期實習的計畫，聽聞小 G 要來金門換宿，又剛好被媽媽唸都在家吹冷氣，因此跟小 G 一同來；小 H 之前曾經在澳洲打工換宿過，因為疫情影響的關係覺得生活太無聊，因此投了國內的打工換宿預備充實自己的暑假生活。在我離開金門的前三天又來了另外三位換宿者，小幫手小 V 因為延後開學而想要嘗試看看打工換宿；小幫手小 Y 是小 V 的大學同學，在聽聞小 V 的換宿計畫後，決定一同換宿；小 S 也是聽聞打工換宿很好玩，而決定來金門換宿。在同期的小幫手中，因為大家都來自不同的大學科系，所接觸到的領域和想法也都不太一樣，在相處的過程中出現了不少的摩擦，其中讓我感觸最深的就是對於「換宿」的想像、與管家的相處模式。

對於「換宿」的想像的部分，換宿前期的其他小幫手會認為換宿就是只有玩樂、拍漂亮照片的部分，工作的部分則是很輕鬆，換宿被貼上了「工作輕鬆」、「玩樂時間長」的標籤，我認為可能是因為來換宿的原因不同及受媒體上的片面資訊影響而造成的落差，如上述各個

換宿者打工換宿的動機中，有些人並非「主動」地想要來換宿認識「金門」這個地方，而是因為一些被動因素，如：疫情、被家人唸等、無聊等因素才來換宿的。

另外，對於「換宿」的想像不同也可能跟接觸到打工換宿的媒介相關，許多人會開始認識到打工換宿多半是透過媒體的媒介，近年來台灣的打工換宿風氣越來越熱絡的原因之一是網際網路的發達，使得大家會在社群媒體上分享打工換宿的經驗，而有些意見領袖（KOL）也會將經驗分享在影音平台上，這些在媒體上分享的内容通常都著重在當地的玩樂經驗，少數會著重在換宿工作的内容，因此在尋找相關資訊時，可能就會對「打工換宿」有「工作輕鬆」、「玩樂時間長」的標籤，但實際上，換宿的工作量跟一般工作是差不多的；而在我前往金門打工換宿前能接觸到的換宿資訊，除媒體以外，還有朋友的經驗分享，也因此更加能了解到打工換宿的環境是如何，但在和其他幾位同期小幫手互動的過程中，可以發現他們主要是透過影音平台上的影片去了解打工換宿。

此外，各個換宿者在一些生活瑣事中的價值觀也會有所不同，和其他小幫手聊天的過程中，他們都會隱隱約約的透露出他們覺得除了在工作時間外，在平常的休憩時間，「小幫手」和「管家」之間的關係也應該存在一種上對下的權力關係，而非能在日常生活中建立朋友關係。但其實管家和「換宿者」是可以建立朋友關係的，打工換宿是一種建立在「互助、互信」基礎上的旅遊型態，管家他們也很樂於跟我們分享旅店的故事及金門的私房景點，有時也會邀約我們一同吃飯，或是分享彼此近期的煩惱，但也因為其他小幫手有這樣「上對下」權力關係的認知，所以相較之下他們沒有和旅店店長 R 哥、管家 E 姊變得比較熟識。

且在換宿的過程中有一些必須遵守的生活規範，如：隨手關燈、冷氣一天只能開六小時、熱水器使用完畢需關閉、垃圾分類等，但因為有些小幫手多次未遵守規定，其他人（包括我）有時也未注意到，造成有時候與管家的關係十分緊張，管家也多次以口頭勸告的方式提醒在換宿期間應該要遵守換宿店家的生活規定。其中一項令我最深刻的是垃圾分類，必須分成一般垃圾、回收及紙類，在台灣本島生活便利的我們，可能平常不知道某個垃圾要分類在哪類就會丟一般垃圾，但在金門生活垃圾分類必須要做的十分確實，因為金門的垃圾並不是在當地進行後續處理，而是運回台灣本島，之前曾經有運回本島發現分類不確實而被罰錢的事情，因此在金門的垃圾必須做好分類以免再次受罰，有些垃圾車的阿伯跟阿姨如果看到沒有分類確實，會直接將垃圾丟下垃圾車，如果是累計許多次未分類好，有些阿伯跟阿姨還會直接拒收垃圾，也因此不論在旅店還是出去遊玩都養成了做好分類的習慣。

在換宿期間的晚上，因為金門的生活作息十分規律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且慢步調，晚上的休閒娛樂不外乎就是跟管家坐在大廳喝酒聊天，相互分享人生故事。在聊天的過程，我發現在性別議題中我們的想法有些不同，管家有天跟我分享以前小幫手在金門追超商店員的故事，並聊到一些關於親密關係的想法，他們覺得在跟另一伴發生關係時錄影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我會認為只有在雙方合意的狀況下才能進行錄影的行為，且近年數位性別暴力的事件越來越多，而最根本解決的辦法之一便是不要錄影。

在金門生活的這一個月，我深深的感受到每個人的異質性很高，不時有「社會學系是個溫暖的地方、比較具有同理心」的想法出現在我的腦中，也了解到一些我們有在關注的議題可能對於別人來說是件

稀鬆平常的事情，並嘗試去了解他們的思考角度。

（二）換宿生活的「孤獨」

換宿前期的其他小幫手們還有一個很大的共通點—使用手機的時間很長，且無時無刻都在使用社群媒體，吃飯的時候大家不會聊天而是各自觀看手機中的影片、一同前往景點遊玩時，拍完漂亮的照片後，找到機會就會坐在椅子上使用手機，忽略眼前的美景、吃完晚飯後便躺在床上使用手機，因此在很多時候我都感覺到很孤獨，好似我在這裡沒有遇到其他換宿者。這樣的現象也不禁讓我想到《在一起孤獨》書中有提到，人與人的連結因為網際網路逐漸發展為一種「明明就在隔壁，卻只剩下科技的連結」的相處模式，互動模式轉變為網路上，而面對面的互動則變得較為薄弱（Sherry Turkle，2017）。原本以為只有我遇到這樣大家習於科技冷漠的情形，和因緣際會下認識在烈嶼換宿的新朋友小 M 聊天聊到換宿店家和其他小幫手時，才發現原來在他們那邊其他小幫手也有相似的狀況。

或許，打工換宿的型態也有可能因為面對面互動逐漸減少在未來逐漸改變，甚至消逝，我認為「互動」在打工換宿中是個重要的一環，必須透過與當地居民的互動以了解當地風情、透過和管家、其他小幫手互動享受群體玩樂的快樂，人與人之間少了面對面的互動，就如同失去了溫度，只剩下科技的孤獨，但這個部分就有待後續的相關研究去了解。

三、疫情下的打工換宿—金門人與本島人的劃界

前往金門的那段期間，中央政府政策是規定所有搭飛機的乘客都必須在台灣本島的機場填寫健康聲明書且快篩陰性才能登機，也就是

今年夏天，我留在金門忘了飛—金門打工換宿經驗

說必須沒有被傳染新冠肺炎的機率才能前往金門。但從我剛到金門的第一天起，店長 R 哥和管家 E 姊就不斷叮嚀我們，離開旅店到旅店外的街上一定要記得戴口罩，住在附近的居民有些會很在意來旅店的人是不是金門人，有些居民會覺得台灣本島的人（有確診數）不要來金門（無確診數），因為金門目前的確診數為零，且金門醫療資源沒有那麼好，一旦有感染者出現可能會造成醫院的負擔。

而我也發現並非只有旅店附近的人會有這樣的顧慮，若在其他景點附近遇到或是認識金門人，許多人的第一句話皆是：「你從哪裡來？」若說是台灣人，有些人會用異樣的眼光注目著我；有些人看到不熟識的面孔，也會一直注目著我的方向。在我換宿的前期，這樣的情形不斷地出現在日常生活之中

雖然因為疫情的關係，有些金門人會刻意區分金門人與台灣本島人，但金門人普遍還是很溫暖，十分樂於助人，如：在尋找風獅爺的路上，有熱心居民幫忙指引方向，還有居民看見我們很辛苦，便摘家中自己種的龍眼送我和就讀金大的朋友小 F 吃、導覽員在介紹時都會很熱情的跟我聊天。

四、從觀光客的角度看金門：金門觀光的多樣性

當我和朋友們分享我即將在八月前往金門換宿二十一天（後來延期至三十天），有些人會問我：「金門有什麼好玩的？」。還沒有來到金門之前，我可能會聯想到「高粱酒」、「戰史館」、「風獅爺」、「僑鄉」等旅遊網站會出現的關鍵字，但在來到金門之後，我發現金門並非只有戰地文化、閩南建築、僑鄉文化，更多的是許多舊軍事基地演變成的秘境、無敵海景及豐富特殊的金門歷史。

首先，金門的戰地文化無所不在，在許多金門的景點中都能見到

今年夏天，我留在金門忘了飛—金門打工換宿經驗

與戰爭相關的歷史解說，如莒光樓的最高層樓有展示胡璉將軍的豐功偉業、特約茶室展示館保留了以前特約茶室的歷史脈絡、陽翟老街保留許多跟戰爭相關的標語、太武山上的「毋忘在莒」、烈嶼文化館中展示與戰爭相關的民生用品、在國家公園內設有中山紀念林等，也有設立各個曾在國共內戰中建立功績的將軍紀念館，可見戰地歷史是金門文化展示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烈嶼文化館中的戰地文化展示



▲陽宅老街的戰地精神標語



▲太武山上的毋忘在莒

而閩南建築也是金門觀光的一大特色，在以宗族、血緣為主的各個傳統聚落中都能見到許多閩南式建築，政府也有規劃相關的歷史導覽，分別為在每天都有金城市區的夜遊後浦小鎮導覽，以及假日下午限定的瓊林聚落導覽。在聽導覽的過程中，也發現由於地域較接近中國大陸，相較於台灣本島的歷史，金門的歷史文化又更為悠久，最遠可以追溯到唐朝，在歷史發展的脈絡也稍微有些不同，而有了為了養家活口，落番至東南亞的獨特僑鄉文化。

在金門的傳統聚落中，也能發現閩南式建築的特色，金門為一個以宗族、血緣為主的社會，因此在聚落中都會有許多的宗祠、家廟以及祭祀神明的廟宇，而分辨宗祠、家廟及廟宇的區別就在屋簷上。這三者的屋簷上都會有龍的擺飾，若龍頭朝向外面的話，為宗祠或是家

今年夏天，我留在金門忘了飛—金門打工換宿經驗

廟；反之，若龍頭朝向內部且兩隻龍中間有塔的話，便是祭祀神明的廟宇。



▲珠山聚落的薛氏宗祠



▲珠山聚落的廟宇

除了傳統的閩南式建築，也能看到僑鄉文化的身影，如水頭聚落中的得月樓、珠山聚落中的洋樓群、以僑匯集資而成興建的學校。



▲古崗聚落中的古崗學校

近幾年金門也逐漸出現一些適合觀光客拍照的新興景點和秘境，

今年夏天，我留在金門忘了飛—金門打工換宿經驗

其中大部分都是廢棄的軍營坑道或碉堡，如：漁村的高洞、太武山上
的小柱堡、寒舍花海岸等；也有一些是自古代留下來的頽屋群，如：
沙美摩洛哥。



▲太武山上的秘境—小柱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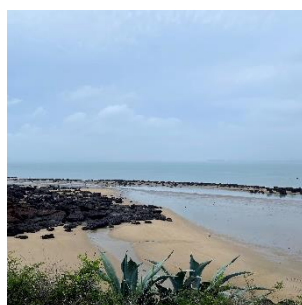
▲沙美摩洛哥由頽屋組成

今年夏天，我留在金門忘了飛—金門打工換宿經驗

而金門讓我最喜歡的就是不同樣貌的海邊，金門的海邊都有一種無法言喻的美，而且沙灘的白沙赤腳走很舒服。此外，金門近年來也開始發展各種新興的休閒活動，並將這些活動結合金門特有的文化，將活動與「戰地」、「高粱」、「在地」三者結合以行銷，如：戰地日落立式滑槳（Stand-up Paddle）、高粱手作掃把體驗、水彈射擊體驗等、在地潮間帶導覽。



▲金沙鎮田埔



▲金寧鎮北山



▲金城鎮建功嶼

金門的風獅爺文化也是我換宿生活中有趣的一環，風獅爺的主要功用為避邪、鎮煞，在地人祈福的風獅爺文化也逐漸轉型成一種觀光型態，藉由尋找風獅爺能夠深入探索一些非觀光景點的小聚落，金門的台灣好行有推出尋找風獅爺之旅的路線，而也有設計手機軟體「金沙鎮巡禮」專門蒐集尋找到的風獅爺並有抽獎活動，找風獅爺的同時也能使用 AR 特效框拍照留念，也會不定期有特殊活動，如：每年 9 月到 11 月金門文化觀光局還會舉辦特別的風獅爺文化季，只要蒐集完指定的風獅爺就能兌換當年度限定的風獅爺樂高，只可惜文化季剛開始的時候我已經返回台灣本島。

除了風獅爺以外，金門還有另外一個守護神—石將軍，主要功用也為避邪、鎮煞，目前已知的總共有四尊，分別為高坑石將軍、漁村石將軍、鶯山廟石將軍及夏興石將軍，其中除了高坑石將軍，其他三尊皆在靠近海邊的地方，有些換宿者也會以尋找石將軍作為一趟秘境旅程。



▲金門最大的安歧風獅爺
(長 378 公分)



▲金門最小的瓊林 21 號民宅壁上
風獅爺 (長 25 公分)

參、結語

總的來說，我覺得我的第一次換宿經驗既放鬆又充實，在這一個月的我完全脫離在台灣本島讓我感到心煩的紛紛擾擾，且在金門的換宿期間嘗試自己向外遊玩並認識了許多朋友，並與來自不同領域的人交流了許多想法，並嘗試從觀察中去思考我所看到的金門是否和印象中的一樣。

我認為我所看見的金門是「不一樣」的，以前在課本上所看到的金門不外乎就是在講述八二三炮戰、古寧頭戰役、大膽島戰役等與國共內戰息息相關的事件，就如同江柏煒（2007）中所提到金門的文化展示以國族的戰爭歷史為主，但在金門生活的三十天，雖然說戰地文化是金門文化展示是不可或缺的一部份，隨處可見戰爭的遺跡，但實際上感受到的戰地氣息卻是沒有很強烈的，且金門的觀光也正逐漸轉型中，並非只有以戰爭歷史為主的戰史館、紀念館，而發展出更加多元的休閒型態，開發與在地民間文化相關的旅遊行程，如：台灣好行的尋找風獅爺路線、高粱掃把體驗等。

換宿生活中，令我覺得最難能可貴的是金門人都不吝嗇於分享事務，

今年夏天，我留在金門忘了飛—金門打工換宿經驗

且很熱心助人，讓在旅店中不時受到其他小幫手「科技冷漠」的我，體會到人的溫度，也因此知道了一些在地人的秘境。最後，我想要謝謝一路上鼓勵我出去探索的人，還有一路上曾經幫助過我的人，也很慶幸能在金門認識店長 R 哥和管家 E 姊，因為有你們，我的換宿生活才會如此的精采豐富，才會如此的喜歡金門這塊溫暖的土地！

參考書目

1. 江柏煒（2007）。誰的戰爭歷史？：金門戰史館的國族歷史 vs.民間社會的集體記憶。民俗曲藝，(156)，85-155。
2. 盧啾啾（2015）。一起熱血打工換宿吧！：走自己的路，玩出臺灣新角度。臺北市：城邦文化。
3. Turkle, S. & 洪世民（2017）。在一起孤獨：科技拉近了彼此距離，卻讓我們害怕親密交流？ / 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著；洪世民譯（初版）。時報文化。